

神山之魂

徐文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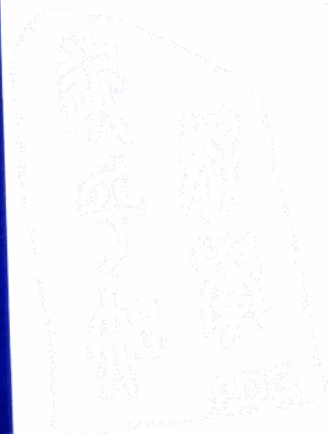


文化艺术出版社



作者简介

徐文海，1957年12月生，某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著有《文海徐探》、《文海漫游》、《文海鼓浪》、《写作教程》、《李白：诗酒人生》等。写过多部电视连续剧，其中为“希望工程”撰写的十集电视片《托起明天的太阳》获共青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有几十篇中、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奈曼南部山区演义》、《庄妃》发表。



目 录

序幕	(1)
第一部 平顶山下的日本人	(3)
第二部 北海道的中国人	(59)
第三部 日本来信与部长千金	(91)
第四部 神山寿石与鲜血梅花	(133)
第五部 总统套房里的中国 男人和日本女人	(173)
第六部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43)
第七部 世界大战在奈曼旗打响	(288)

序幕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美若天仙的日本千万富翁水田秀子，在中国内蒙古奈曼旗的平顶山上自杀身亡。

水田秀子的自杀，引起了中日警方的高度重视。水田秀子住过的总统套房、平顶山自杀现场，均被细细搜寻，寻找蛛丝马迹；一切与水田秀子有过接触的人，都被记录在案，摸底调查。

因为两盒特殊的磁带，奈曼旗旗长金双、平顶山乡党委书记兼乡长王红欣、工业局长秦华等被监控。

惟一出现在水田秀子的自杀现场，并用石头击打过水田秀子的“老羊倌”，虽已中风失语，正在奈曼旗医院全力抢救，但仍被昼夜监视。

秦华在数名警察的陪同下走上平顶山，

找到了那棵在多少年前就已刻下了水田秀子和秦华名字的大树。

终于……

第一部

平顶山下的日本人

夜。

一个非常平静温馨的夜。

凉爽的微风，轻轻地吹着，把劳累了一天的长寿村村民都吹入了梦乡。

这和煦的微风是个骗子。它把人们都哄睡了以后，又悄悄地将云彩吹到长寿村的上空。本来明亮的星星和弯弯的月亮逐渐被遮盖住。天，渐渐变得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黑暗之中，一群凶残的野狼出动了。

这群凶残的野狼悄悄地走出野狼沟，悄悄地绕过长寿村，逐渐逼近了村西口的一个地窖子。

地窖子外面光秃秃的，没有高大的围

墙。年轻而矫健的野狼们，没费吹灰之力就抵近地窖子的门口和窗前。当然，就是有着高大的围墙也没有什么用处。这些野狼都是野狼沟里的“壮汉”，它们又怀着对住在地窖子里的人的不共戴天之仇，什么东西能阻挡得了它们呢？

这个地窖子的主人也没养什么看家护院的狗。要是有那么一条看家护院狗，肯定会给这个野狼小分队制造很多的麻烦。即使再厉害的狗，也难以与这些嗜血成性的野狼对打，只须三下五除二，不是被咬断喉管，就是被掏出肝肠肚肺，但是，狗对主人忠诚，又很有警觉性，它们对狼的警觉性尤其高，没等狼接近，它们就会向主人报警，也好使主人早有防备。但是，地窖子的主人没有养狗。

这里的情况早就被野狼打探好了。所以它们决心采取这种突袭的办法，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地窖子里住的两个日本人，尤其是那个敢于冒犯它们领地的日本老头，撕成肉片，嚼成肉泥。

狼是非常狡诈的。

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节目当中，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沙漠中生活的一群狼，已经好几天没有东西吃了。它们想到了沙漠中的一片湖水，便藏在湖边的丛林里等着猎物出现。第一天，一头梅花鹿来到湖边喝水，狼强忍着馋念和饥饿，没有去吃它；第二天，梅花鹿又来到湖边喝水，狼们又强忍着饥饿和贪馋，放走了它。梅花鹿两次到湖边喝水，都没有遇到袭击，证明附近没有猛兽，其它动物们也就都放心了。第三天，动物们纷纷到湖边去喝水，结果被隐藏在湖边的狼群包围。一场恶战之后，动物们成了恶狼的美餐。这群狼绝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可它们的这一招，确确实实叫欲擒

故纵。

眼下这群野狼也是非常狡猾的。它们悄悄抵进地窖子的门和窗，企图分兵突进，一举成功。

但是，它们想错了。虽然这是个低矮破损的地窖子，门和窗表面上看都是破烂不堪的，但是，却非常坚固，任它们脑袋拱，嘴巴撬，爪子拍都无济于事。

野狼的偷袭，毕竟弄出了动静，地窖子里的日本老人首先惊醒。他急忙唤醒了熟睡中的外孙女儿。

“老日本”虽然还不能准确地判断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哪股势力来到他的门口，但是，他知道来者不善。直觉告诉他，凶险正在向他和他的外孙女逼近。他毫不迟疑地扑向门口，用身体死死地抵住摇摇欲坠的门板。同时，他命令外孙女用肩膀扛住即将掉下来的窗棂。

偷袭不成，野狼们被激怒了。它们都把嘴巴抵在地上，“呜呜”地怪叫起来，叫声经过一站又一站的传递，进入野狼沟。那些早就摩拳擦掌、整装待发的大狼小狼男狼女狼白狼灰狼脾气暴躁的狼和性格温顺的狼，闻吼声如闻惊雷，急如星火，倾巢出动，要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歼灭战。

无数只爪子，穷凶极恶地拍打着单薄的门窗。

“老日本”和“小日本”一个顶着门，一个顶着窗户，拼着老命和拼着小命在死死地顶着。

他们决不能让狼们进屋。他们明白一旦狼们进屋将是什么样的后果！

狼们的凄厉号叫，划破了长寿村的夜空。

长寿村被惊醒了。

长寿村被惊呆了！

有的老婆要划火点灯，立时被丈夫吹灭了火柴。有的孩子刚发出一声啼哭，就被妈妈用被子蒙住了嘴。

人们都知道“闹狼了”，却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要闹，它们在哪里闹，它们闹的是谁。他们都掐死似地躺在炕上，只有耳朵是活着的，伸得长长的，捕捉着外面的一切动静。

知道狼们在哪里闹、在闹谁的只有“老羊倌”这一家。

但是，“老羊倌”惟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已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哪有什么智力、体力和胆力去解救“老日本”和“小日本”呢？你就是再借给他八个胆子他也不敢挺身而出的。

这个时候，“老羊倌”的儿子，被人们称作“小羊倌”的秦华醒了。

“小羊倌”虽然还是孩子，却远没有他爹那么窝囊。他从小就崇拜他的爷爷，决不崇拜他那窝囊爹。

他醒了之后，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被彻底激怒了。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耀武扬威、目空一切的应该是人，而绝不应该是狼！狼们只配偷鸡盗羊，见了人就得晃着尾巴跑，却怎么可以如此穷凶极恶地欺人欺到家门口呢？这才叫倒反天纲！再看看自己的爹妈，竟然蒙着被子在瑟瑟发抖，他感到可怜：人怎么能被狼吓成这个样子呢！

他决心要斗一斗那一群胆敢向人类挑衅的恶狼，救出两个危在旦夕的日本人。

用什么办法救呢？

不仅要有勇，还要有谋。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却要重视敌人。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还没有多么高深的理论知识和

军事素养，但是，他知道凭自己的小胳膊小腿去和满世界的恶狼硬拼，肯定是不行的，既要保护自己又要打败敌人，必须弄出点绝招儿。

他的小脑袋瓜在高速运转，终于想出了绝招儿。

他悄悄地穿好衣服，悄悄地下地，悄悄地溜到了外屋。

他把堆在灶堂口的一大堆柴草捆在一起，又把煤油灯盖打开，将满瓶子的柴油全部倒在草捆上，划根火柴将草捆点燃。

当听到“腾”的一声响，外屋已红光闪闪。这个时候，他的爹妈才明白出了点事。但是，在他们一愣神的功夫，他那不怕死的儿子已破门而出。

“小羊倌”秦华举着“呼呼”作响的火把，急如闪电般地迸射到自己家的高大柴禾垛跟前，随着“嘭”的一声巨响，熊熊烈火已烧红了半边天。

冲天大火，吓走了所有的狼。

狼是最怕火的。

一把火救了“老日本”和“小日本”的命。

“小羊倌”秦华是“老日本”和“小日本”的救命恩人！

如果把科尔沁草原比作波翻浪滚的浩瀚之海，那么，努鲁尔虎山系就是大海的南岸了。

“海”，是美丽的。

古人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不朽诗句；

今人的歌中唱道：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草低遍地花。毡房好似白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撒……

“岸”，也是神奇的。

努鲁尔虎山系有大大小小几百座山峰，有的如龙，有的如凤，有的如草帽，有的如鸡冠……千奇百怪，各呈一姿。山系中穿插着牦牛河、教来河两大水系的数百条支流，左缠右绕，势分阴阳。

但是，努鲁尔虎的名气似乎并不大。

因为，人和事要以山而出名，山也要以人和事而出名。

喜马拉雅山乃世界第一高山，谁登上了这个山的顶峰，谁也就成了名人。

定军山实在很一般，诸葛亮等在这里打过出奇的仗，一下子把它也打出了名。

努鲁尔虎不急不躁地等待着，终于等来了“麦饭石”的发现，从而“一举成名天下扬”。

却说这努鲁尔虎山系当中，有一座山叫平顶山。

这平顶山不大不小，平平常常，既没有拔地而起、雄踞千里的气势，也没有“水做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秀美，却有非常奇诡怪异的民间传说：

平顶山的顶本来不是平的。

不仅不是平的，此山扁而尖，如一支利剑直指蓝天。

一条小河把这山前山后围成了两张弓。

山前的那张“弓”里和山后的那张“弓”里，各围住一个小村子。

山前的那个村子叫“前村”。

山后的那个村子叫“后村”。

山顶上的一根两丈多高、两搂粗细的石柱子，本来是直立着的，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地倾斜，逐渐倾斜成四十

五度角，正好对准了山后的那个小山村。

这石柱子好生特殊：一个人推起来，微微摇晃；两个人推起来却纹丝不动。

更加特殊的是：这石柱子的顶头，是直径尺余的圆孔，圆孔时不时要冒出几股浊水。

这石柱子一冒水，后村便要出那好说不好听的风韵之事。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天作之合。

后村的老少爷们气冲霄汉、气冲斗牛，一致认为那石柱子乃不洁之物，不除不足以平民愤。一群年轻后生抢上山去，打眼、放炮，“轰隆”一声巨响，石柱子就被“阉”掉了。

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没过多长时间，这石柱子又悄悄地长了出来，一直长到了原有的粗细大小，继续发放淫水，制造后村的风韵之事。

后村人怒而再炸，那石柱子再长。

炸得快，长得也快。

几个回合之后，后村人恼了，竭尽全力把整个山头炸平，然后举村迁走，不知去向。

后村人走了，前村人却没有走。

前村人把那掉了脑袋的山叫平顶山。

平顶山对南村的老百姓不薄。

南村的老百姓自然也离不开平顶山。他们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山坡挂着土地，山脚隐着人家，炊烟袅袅伴着狗吠鸡鸣……曾经有一位诗人来到这里，深深地为这里的生活情态所打动，顺笔写下了这样两句诗：“鸡鸣一声惊坐马，方知脚下是人家。”

后来这两句诗不胫而走，成为形容山沟小村的经典之句。

随着岁月的流逝，附近村子的人们和南村的人们都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南村的人普遍高寿，而且，所有的人都面色红润、腰板挺直，尤其不得疮肿疔毒等恶病。

因之，南村人称自己的村子为“长寿村”。邻村的人却称这个村子为“王八村”（取“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之意）。

长寿村人长寿的秘密，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解开，在此先按下不表。

在长寿村的西口，孤零零地住着一户秦姓人家。从那几间破旧不堪的土房上，足以看出这家主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

主人叫秦……秦什么呢？人们忽略了，或者说干脆就不知道，只知道他叫“老羊倌”。在生产队时是羊倌，包产到户后仍然是羊倌。用这里老百姓的话说，他捅了一辈子羊屁股。

“老羊倌”是个老实人，老实到了窝囊的程度。

这些年，吃饱、喝足的城里人，经常编出什么“几等人”的顺口溜，用以讽刺社会、发泄对社会不良现象的不满情绪，各种各样的“作家”和各种各样的“版本”，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实，农村的“作家”绝不比城里少，“版本”比城里更多，艺术性也更强。

这就隐藏在平顶山下一条山沟子里的小小的长寿村，也曾发明了排出本村十等人的顺口溜：

一等人当书记，
亲戚朋友有出息；

二等人当队长，
酒盅捏得嘎嘎响；
三等人当会计，
兜里揣着人民币；
四等人当保管，
五谷杂粮都俱全；
五等人大社员，
又吃又喝没人管；
六等人当电工，
招待不好就掐灯；
七等人跑外交，
花多花少都报销；
八等人看机井，
黑天白日睡不醒；
九等人挑大粪，
干多干少没人问；
十等人“老背兴”，
累死累活卖老命！

如果用这个公式来套，“老羊倌”算几等人呢？

几等也不是。

等外。

当时，农村还有一种“大社员”。

什么叫“大社员”呢？

“大社员”就是要比一般的社员大一号。他们不是干部，也当不上干部，也不想当什么干部，但是，他们天不怕地不

怕，更不怕干部，专找干部的错缝，专踩干部的小脚。

干部们要是到社员家去喝酒，他们会在大街上非常显眼的地方，写上这样的诗句：

×号晚上捏酒盅，
酒盅里面有斗争；
贫下中农要看清，
这是刮的什么风？

干部们在大队或生产队用公款吃喝，他们侦察好了时间，估摸好了地点，不请自到，喧宾夺主，拿起酒来就喝，端起饭来就吃，吃饱喝足，便弄个杯盘狼藉，擦擦嘴巴，打几个饱嗝，扬长而去！

这些人在农村也有个归纳：

大错误不犯，
小错误不断；
既不能抓，
又不能判；
气死公安局，
难死法院。

村干部拿他们没有办法，便采取绥靖政策，把那招工、当兵等好差事给他们，让他们滚得越远越好。结果，这些人“滚”远了，也确实“滚”好了，说不定能闹个国家干部、公安局长什么的。

“老羊倌”也绝对当不成这种“大社员”。

他没有这个胆儿。

他一点儿也不像他的爹。他的爹曾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他却是英雄鼠胆熊纠纠。

他爹的事，我们先不说。

我们主要说的是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秦华。

秦华在课余时间常帮他爹放羊，被人称为“小羊倌”。

“小羊倌”绝不像“老羊倌”那样老实、窝囊。他要是那样老实、窝囊，也就没有下面的那些故事了。

这一日，“小羊倌”赶着羊群上了平顶山。

起初，天晴气朗，“小羊倌”的心情很好，亮开歌喉，把自己熟悉和半熟悉的歌曲统统糟践了一遍。

不久，风刮起来了，乌云铺满天空，劈雷闪电之后是瓢泼大雨。

“小羊倌”和他的羊们都成了落汤鸡。

“小羊倌”赶着羊拼命往回跑，等他跑到山脚下，雨停了，天空出现了五彩云霓。

五彩云霓将“小羊倌”罩在里面，他立时金光四射。他感到自己已经成了神仙——如此地云蒸霞蔚，不是天官是哪里呢？

几声呼喊传进了他的耳鼓，一高一矮、一男一女、一老一少——活生生的两个人站在了他的面前，他也从幻觉中回到了现实。

这两个人是谁呢？

——“老日本”和“小日本”。

“老日本”不叫什么“龟田”、“鸠山”之类的名字。他的名字很中国化，叫德永直，与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同名。

“小日本”是德永直的外孙女儿，叫水田秀子。

德永直曾作为侵华日军来过中国。

当然，这“侵华日军”是后来的名词，当时的日本人决不这么叫。在他们看来，他们是来“帮助”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支那人”的。他们要在天皇陛下的统帅下，发扬大和民族的“忘我”精神，打一场“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德永直本来是个研究科学的人，而且，研究的是有关人类健康长寿的科学。但是，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走向，他被迫脱下了白大褂，穿上了黄军服。

他是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走进中国的。因为他在国内是搞研究的，到了中国仍然搞研究——研究中国的经济。因为他是搞经济研究的，也就没有什么浴血奋战、屡建奇功的机会，通常是主力部队占领了一个地方之后，他们再进驻，展开深入地细致地研究工作。

他跟着别人的屁股走进科尔沁草原，走进了努鲁尔虎山系。

他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搞“研究”，而那些搞不了“研究”，任务是护卫这些“研究者”的“东洋武士”，却绝对耐不住寂寞，每日里动枪动炮，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他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这里的“花姑娘”。

这里是出美女的地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具有灵性的山水，养育了特殊的灵秀。从古而今，多少宫中粉黛，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因此，